

近年來蘇俄戰爭思想之演變

十二月

提要

- 一、研究範圍：本文以蘇俄軍事理論家塔連斯基之論文所提：現代戰爭之性質，局部戰爭、奇襲、核子戰爭之後果及戰爭能否避免等問題為研究範圍。
- 二、現代戰爭之性質：自一九五八年起，當蘇俄在火箭技術方面居於優勢時，即改變其傳統之戰爭觀念，認為現代戰爭是以火箭核子為主要武器的戰爭。因此，在現代戰爭中，火力因素重於人力因素，核子戰略代替平衡戰略。
- 三、局部戰爭：局部戰爭祇是在不充足的人力物力下遂行的戰爭。在兩大體系之間如發生戰爭，因科學技術與戰爭之發展，必將是全面性核子大戰。
- 四、奇襲：蘇俄又將奇襲降為「臨時性因素」，認為核子武器之儲存及其威力之增長，運送工具之發達及大量使用之可能性等條件，使發動奇襲者受到剩餘報復力量極嚴重之反擊，而無法確保勝利。
- 五、戰爭能否避免：由於戰爭之毀滅後果，蘇俄認為將戰爭作為政治工具的時代已過去。並認為由於「社會主義的勝利，社會主義體系之形成及世界愛好和平陣營的鞏固和壯大」已產生防止戰爭的可能性。
- 六、結論：蘇俄無論在思想上與行動上，均在準備核子大戰。但它並未被此種「狹隘的戰爭」方式所束縛，而係採用「廣義的戰爭」方式，循「戰爭的曲折路線」企圖先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心理戰場上擊敗西方國家，以利最後進行軍事決戰，或求不以武力而屈服西方。

蘇俄軍事理論家塔連斯基少將在蘇俄「國際生活」月刊一九六〇年十月號，發表「現代戰爭之性質與後果」專論，探討現代戰爭

之基本問題：現代戰爭之性質、局部戰爭、奇襲、核子戰爭之後果及戰爭能否避免等。

塔氏曾任蘇俄軍事權威刊物「軍事思想」主編，一九五三年九月，在該刊發表「軍事科學法則的本質」一文，引起蘇俄軍學界之

論戰，對蘇俄軍事思想掙脫史達林主義之束縛，影響甚大。塔氏於一九五四年六月辭去「軍事思想」之編務，但在蘇俄軍事思想界，仍居重要地位。

茲就塔氏提出之問題範圍，對近年來蘇俄戰爭思想之演變分析

如後：

一 現代戰爭之性質

塔連斯基說：「未來戰爭，倘由帝國主義發動，則核子與火箭武器將是毀滅性的主要武器。」

一九六〇年元月十日，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稱：「我國掌握着強有力的火箭技術，在現代軍事條件下，海空軍已失掉過去的意義。因之，這種武器不是要削減，而是被代替，我們現在已經大大削減了轟炸機和其他過時武器的生產，看來，今後還要繼續減少，甚至停止生產。海軍潛水艇有重大意義，水面艦艇，已不能承擔過去的角色了。」又謂：「我國武裝部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用火箭及核子武器。現在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對待武裝部隊的人數了。」又說：「當前決定國防力量的，不是多少士兵肩荷槍枝……：國防力量，取決於火力如何，取決於掌握什麼發射工具。」

蘇俄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在同一會議中報告稱：「蘇俄擁有能命中世界上任何一點的火箭技術裝備，如果誰敢向蘇俄發動戰爭，那麼，火箭武器將成爲解決海、空、陸戰鬥的最重要力量。」

本年十一月七日，俄京慶祝俄共四十三週年紀念大會。閱兵行列中，俄軍炫耀其火箭裝備，其將領納查洛夫在閱兵台上發表演說

稱：「核子火箭武器，已成紅軍的主要攻擊力量。俄國的工業，已經生產能擊中任何地點之火箭。」

上述言論，直接或間接指出，未來戰爭是以核子及火箭武器爲主要攻擊武器的戰爭。

一九五三年起，蘇俄即致力研究核子武器。據格爾多夫（權威蘇俄問題專家，著有「核子時代之蘇俄戰略」「蘇俄軍事思想」等書）統計：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兩年中，僅「紅星報」即刊論文五

近年來蘇俄戰爭思想之演變

十餘篇，討論原子及核子兵器問題。由此可見，從一九五三年起，蘇俄軍事思想已受核子兵器發展的影響。但由此尚不足以判定蘇俄完全接受西方國家的核子戰爭觀念，且特別強調左列觀念：

(一)駁斥絕對兵器觀念：堅拒接受過分依賴某種特殊兵器的觀念。據格爾多夫統計，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間，至少有八十個蘇俄軍事學家反對單一兵器觀念。例如：莫斯卡倫元帥於一九五四年說：「蘇俄軍事學家，堅決拒絕接受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的任何杜撰觀念，即僅用一種兵器可獲戰略性的勝利，因爲任何武器無此能力。歷史告訴吾人，每當新武器技術出現時，人在戰場上之重要性，不特不會減低，反而還要增高。」

朱可夫元帥說：「吾人必須緊記，專憑原子武器還不能贏得勝利。」又說：「空權和核子兵器本身，不能決定武裝衝突之勝負。」

蘇俄「陸軍原子防禦教範」稱：「原子兵器之毀滅力量，當然遠超過傳統兵器，但却有簡單有效的防禦方法。在使用原子兵器條件下作戰，若有充分準備，仍可完成戰鬥任務。」

波克洛夫斯基（兵工專家兼核子物理學教授）認爲核子武器在目前祇能補充舊式武器之火力，火砲、戰車及其他步兵武器，仍是陸軍的基本火力。

關於現代戰爭中之人力因素，除莫斯卡倫元帥外，克拉希尼爾科夫中將於一九五六說：「戰鬥人員的數量，不特不應減少，而且要增加，因在核子戰爭中，整個師都有被消滅的危險，補充這種損失，需要大量預備隊。」又說：「資產階級的軍事理論家，企圖證明新兵器足以代替大量軍事力量。這實毫無根據，巨型毀滅性兵器，不僅要求龐大兵員，且需不斷的增加。」

(二)強調平衡兵力觀念：蘇俄軍事家經縝密考量後，認爲在現代戰爭中，聯合兵種之指揮及運用，仍有重大價值。惟其範圍，應

較前擴大，不僅應包括戰場上之聯合作戰，且包括戰略空軍、中程和洲際彈道飛彈，以及發射飛彈之潛水艇。

波克洛夫斯基說：「各種軍事技術工具在戰爭中之使用，蘇俄軍事科學家的觀點最正確。他們認為，在戰爭中，各種形式的軍備與技術，都應有組織的密切協調，聯合作戰。應視戰略性兵器為陸軍軍備之一部份，加入陸軍體系，成為不可缺少之一環。但它不能代替或排擠任何其他戰鬥工具。蘇俄軍事科學家的教訓，倘無組織良好的諸兵種（陸、海、空）聯合作戰，則在現代戰爭中不能取勝。」

朱可夫與馬林諾夫斯基均支持此種諸兵種平衡觀念。一九五六年，朱可夫說：「空權與核子兵器，憑其本身，不足以決定武裝衝突之勝負。蘇俄戰略，奠基於現有各式武器與龐大武裝部隊之基礎上。」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馬林諾夫斯基對蘇俄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訓話說：「戰爭之勝利，有賴於各式武器及諸兵種之密切配合。」又說：「各軍事學校，在訓練過程中，對地面、空降、防空與飛彈等部隊及與海、空軍間之配合協調，應特別注意。」

上述觀點，與塔連斯基、赫魯曉夫及馬林諾夫斯基諸會之新觀點，具有極顯著差異，塔氏等認為：

(一) 核子戰略代替平衡戰略：核子火箭部隊，為達成戰鬥任務之主要力量。水面艦艇，轟炸部隊及其他過時武裝及部隊，已被代替。

(二) 火力因素重於人力因素：火力強弱，可以決定現代戰爭之勝敗，人力僅居於次要地位。

此種變化，係受軍事技術發展的影響。塔連斯基於一九五八年說：「今日長程彈道飛彈，可以飛入太空，擊中任何地面目標。此在戰略上，不僅等於數量的增加，也是質量的一大躍進。它足以改

變戰爭之方式和方法。」(「國際生活」第三期)

但此並不意味蘇俄完全輕視地面部隊，赫魯曉夫於裁軍報告中說：「為使我軍趨於完善，黨及政府遵照列寧遺訓，今後在建軍方面，將過渡到地區制度。將保證必要的幹部和受過軍事訓練並能掌握現代化武器的居民名額。……必要時，相應的運輸工具——飛彈和其他軍事技術——即可將軍隊集中於所需地區」。

二 局部戰爭

儘管蘇俄軍事理論家克拉爾希尼科夫中將曾說：「從規模大小來看，現代戰爭可以局部化，也可以全球化。」但蘇俄絕大多數軍事理論家和權威人士，自一九五五年以來，都認為把核子武器限制於戰術範圍內使用，絕不可能。此點，可以塔連斯基在一九五五年的話作代表，他說：「在近代戰爭中，交戰地區非常廣闊，戰鬥地區包括長達千百里之正面，以正面線為起點，向兩面延伸，縱深至少有三四百哩，侵略者並不想在阿拉伯沙漠、阿根廷大草原，甚至西北利亞大平原進行原子戰爭，而準備在歐洲進行。該地區人口極為稠密，其中某些地區，一平方哩的密度可達二百人。在這種條件下，還能够幻想戰爭和原子攻擊祇會限於局部的作戰地區，而不影響平民人口嗎？」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又在「國際生活」月刊第三期撰文說：「必須認清，在現代洲際彈道飛彈戰爭中，參戰國家都難免遭受毀滅性打擊。核子戰爭的毀滅性，不局限於戰場，後方亦不能免。現代武器之特質與前後方之不可分，構成全面性戰爭。」所以他又說：「在兩大集團對峙情況下，局部戰爭必會轉為世界大戰。」

蘇俄權要如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等，對局部戰爭之不可能性，亦有所論列。赫魔於一九五七年致英國工黨信中說：「應該記着，

兩次世界大戰都是以有限度軍事行動開始的，換言之，在它開始時，都是局部性戰爭。在此軍事技術迅速發展的時候，要對武裝衝突加以任何限制，將會感到困難，儘管這個衝突發生在任何單獨地區。」

布爾加寧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致艾森豪總統函稱：「西方國家軍事集團為實現其擴充軍備要求，曾提出所謂『局部戰爭的理論』，這種理論，不特在軍事觀點上完全不通，在政治方面來說，也是異常危險的。」

塔連斯基在「現代戰爭之本質與後果」一文中，對局部戰爭有更明確之詮釋，並肯定說明局部戰爭實質上並不存在。他首先分析西方國家鼓吹局部戰之目的：「這種軍事思想的目的很明顯，帝國主義並不放棄侵略戰爭的準備，祇在尋求對自己較為安全的方式……意欲繼續掌握武力，藉以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自由鬥爭。」

其次，他說明產生局部戰爭的社會基礎。他說：「局部戰爭的鼓吹者，常引證過去的經驗，證明多數戰爭均有其限度。但此一論點經不起批評。有限戰爭祇能在完全另外一種經濟、政治或戰略條件下遂行，換句話說，它通常是在不充足的人力和財力下而遂行的一種戰爭。」

塔氏肯定的說：「現代的局部戰或有限戰爭，祇是核子火箭大戰的序曲，是挑起世界大戰的另一種方式。」他列舉理由如左：

(一)科學技術不能控制：塔氏引證美國原子科學家艾爾普的話，說明核子戰爭，在純技術觀點上，無法管制。艾氏說：「當國防部官員（指美國）確信核子戰爭可予控制時，我無法同意，因為在戰時無法劃定原子攻擊祇限於軍事行動的區域，原子彈的毀滅半徑太大了。」塔氏又引證北大西洋公約國家軍事演習的報導，支持艾爾普的觀點：「只對軍事目標有限度的使用戰術原子彈武器的局部

戰爭是怎樣的戰爭，可從北大西洋公約國歐洲駐軍演習中看出。據西德『斯比格尼』雜誌報導，當時假想在西德境內，投下戰術原子彈二百六十三顆。依最保守統計，造成一百七十萬人死亡，三百五十萬人受傷，受原子輻射傷害者，尙未計入。」

(二)戰爭發展無法控制：塔氏引證美國軍事評論家奧斯吉德的話：「大戰爆發之危機有二，一、直接發動；一在逐漸無法管制的有限戰爭中發展」。塔氏又引證貝爾納的話，說明在世界現勢下，有限戰爭既無法管制，有限戰爭之原則自不能成立。貝爾納說：「全面毀滅能力之存在，將使有限戰爭中居於劣勢之一方，力求使用這種能力以恢復均勢。總之，任何人不相信能拒絕這種誘惑，即堅持局部戰爭論者，亦同時要求擁有全面洲際戰爭機能，換言之，他們為緩和戰爭的毀滅後果，要以雙倍的手段遂行戰爭。」又說：「在本質上，實施局部戰的論據，是基於其他國家沒有或未使用核子武器，而只有西方國家使用此種武器的構想。」

蘇俄是否真正放棄局部戰爭呢？賀奈爾在他所著「海權與蘇俄的擴張計劃」（原載美國「海軍月刊」本年三月號）有所答覆。他說：「嚴格的說，蘇俄戰略亦非有限戰爭戰略，至少與此傳統觀念不合。誠然，一九三九年之蘇芬戰爭，屬於局部戰爭，但此係例外。從本質分析，蘇俄戰略係『分而食之』，對非共世界之蠶食，目標均經特別選定，至其方式，多利用目標地區已有之革命運動，或推翻基礎業已動搖之政府。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共黨所進行之戰爭，皆係有外援之內戰。這種戰爭，必須把一切國家權力因素—軍事、外交、經濟和顛覆活動合為一體。」

從上述幾段話中，吾人可以看出，蘇俄之所謂局部或有限戰爭，與傳統的解釋不盡合。它祇是指使用戰術原子彈的局部戰爭而言，對共黨利用各國內亂進行之局部戰爭，則不包括在內。蘇俄反對

局部戰爭，祇是希圖用挑起核子大戰作威脅，在「核子嚇阻」掩護下，施展其蠶食世界的「無限戰爭」。此點，總統在「蘇俄在中國」中說得最透徹：「蘇俄及其所役使的國際共產黨，在世界各國、各民族和各地區中作戰，乃是以『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為其最後目的。他們為追求此一狂妄目標，而竊取克勞塞維茨所謂『無限戰爭』與『絕對戰爭』，而不是一般現實戰爭或有限戰爭可比擬。」

三 奇襲

過去蘇俄對於「奇襲」一向貶抑為臨時因素，未予過高評價。

自一九五五年起，由於軍事科學技術進步，火箭與核子武器相繼出現，奇襲始被認作獲致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但尚未達所謂「革命性」的程度。一九五五年二月，「史達林裝甲兵學校」校長戰車元帥羅托米斯托夫在「軍事思想」月刊發表論文，討論奇襲在現代戰爭中之地位。他雖未明白認定奇襲對戰爭最後結局有決定性作用，但認為它變得非常重要。他認為蘇俄必須考慮如何減輕或消除奇襲的威脅，以求獲得安全保障。因此，他認為應對敵方空軍基地作「制敵機先的打擊」。

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索科羅夫斯基元帥在「消息報」發表專文討論奇襲。他說：「戰略不可完全以歷史和過去的經驗為基礎。……奇襲已變得如此重要，決不能讓敵人獲得此種利益。」言下頗有主張於戰爭發端之時，先對敵方施行奇襲之意。

同年三月，羅托米斯托夫元帥又在「紅星」發表論文，坦率的說：「若不重視奇襲因素，則在軍事上不能算作有創造性。」這些意見，引起蘇俄軍事界的熱烈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包爾琴少將，克拉爾希爾尼科夫中將及塔連斯基少將等。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亦發表意見，由於蘇俄偽裝之和平政策所限，他不敢明目張胆

的倡導奇襲，但間接地已表示出對奇襲之重視。他說：「在軍事方面，蘇俄武裝部隊必須經常枕戈待旦，秣馬厲兵。如此，在任何時期，都可採取行動，阻遏侵略者可能的奇襲。」

一九五七年八月，蘇俄宣布洲際飛彈試驗成功，十一月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後，更強調奇襲在現代戰爭中之重要性。如白斯上校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在「軍事先鋒報」撰文稱：「軍事技藝上質與量的發展，已造成軍事理論的騷動和革命。」同年八月五日，波克羅夫斯基少將在「紅星報」撰文稱：「新的作戰武器，正促使現代戰爭整個戰略改變。因此，應將火箭列為第一奇襲武器。」

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之「聯共黨史」對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施行奇襲，予以檢討，認為其在優點方面為：德軍利用奇襲和比較長期之備戰，造成戰略優勢，得以迅速向東推進，蘇俄廣大領土，許多工業中心被其佔領，蘇俄大批飛機、坦克、大砲及軍火庫被其炸毀或掠奪，使蘇俄於戰爭初期處於極不利地位。在缺點方面為：德軍因施用奇襲，使其國際信譽遭受打擊，而帶來不利後果。反之「蘇俄却因之獲得世界人類之同情和支持，形成反法西斯聯盟的核心」。

綜合俄會及其軍事理論家言論，其對奇襲的觀點如下：

(一) 奇襲之效用

○利：①可粉碎敵人既定之戰略計劃，進而摧毀其正在集中之部隊。

②造成敵人後方軍民之混亂，使敵指揮系統瓦解，短期內不能發揮其功能。

③保證戰爭初期，予敵摧毀性打擊，消滅其人力物力。

○弊：①不能澈底摧毀敵方之報復能力，而遭受嚴重之反擊。
②奇襲者之聲譽可能遭受打擊，失去其他國家和人民之

同情和支持。

(二)目標之選定：採取「兩頭燃臘」方式：

- ①敵之火箭裝置及軍略要點。
- ②敵後方之政治與經濟中心。

(三)採用工具及組織：

- ①導向飛彈。
- ②戰略空軍。

- ③潛水艇。

四化、生武器及其他機動部隊。

(四)行動準備：

- ①行動祕密，或以佯動愚敵。
- ②襲擊之時地選定，應攻敵無備。
- ③出奇制勝，用前所未用之工具及方法。

由於核子儲存之增加和防空監視（雷達、空中偵察及偵察衛星）之進步，使奇襲之危害大減，且相對的增加被侵襲國家之報復能力。因之，蘇俄軍事理論家及權威人士對奇襲之估價，亦有轉變。

赫魯曉夫雖未否認奇襲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但強調奇襲不能一下摧毀敵人之報復能力，尤其像蘇俄這樣領土廣大的國家，即使遭受奇襲，仍能戰勝敵人。他說：「難道資本主義國家不會施展狡計，利用火箭核子武器以奇襲爭取勝利的優勢嗎？當然不能。假定某一國家或某一集團準備對擁有火箭的國家突然進攻，即或進攻的一方，在倉卒之間，打擊到別人，難道它能一下毀掉被攻擊國家全部核子儲備和全部火箭嗎？被奇襲國家永遠有還擊能力的。」又說：「我們已考慮到我國周圍的軍事基地，因此我們的火箭配置，保證雙重或三重的對付手段，……我國幅員廣大，很可以分散火箭技術，並予以掩護。」

塔連斯基也修正了他過去對奇襲過份重視的觀點，他說：「核子武器的儲存及其威力之增長，使戰爭的舊理論有具體修改。」又說：「在使用核子武器的現代戰爭中，衡其運送工具之發達，以及大量使用可能性等條件，奇襲之戰略意義，須冷靜地估計。奇襲有盡人皆知的優點，但對擁有多量儲藏核子武器的交戰國，奇襲將使受襲國家蒙受很大損失，然而，侵略者必會受到對方剩餘報復力量極嚴重的反擊。」因此，他指西方國家軍理論家孜孜不倦研究所得的「先發制人」的戰爭理論為：「投機宣傳的老調，企圖欺騙人民藉以維持世界緊張局勢。」

總之，在理論上，蘇俄又將奇襲降為「臨時因素」，認為它祇是戰術手段之一種，一如其他「臨時因素」，雖有助於克敵致勝，但並非戰爭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可是，在事實上，吾人決不能就此認定蘇俄輕視奇襲，或在未來戰爭中放棄奇襲手段。反之，由於戰略奇襲在戰爭初期可以造成無法估計之優勢，吾人可以相信，倘大戰由蘇俄發動，毫無疑問蘇俄必將採用「戰略奇襲」。

對共黨國家的奇襲戰術，總統在「蘇俄在中國」有透骨之指示，有助於對此一問題之理解，特節錄於此：「就純軍事來說，在現代戰爭中，戰術奇襲雖然是常用的，而戰略奇襲要使其有效，幾乎是很不容易的。但俄共及其國際共產黨，並不企望對方對戰爭完全沒有準備，而乘機施行戰術的奇襲。他的企圖，乃是在對方雖有準備，而他仍能够實行戰略的奇襲。所以他在實施攻擊之前，其唯一慣用的戰法，就是施用偽裝和詐術，來隱蔽他自己的方法與目的，並轉移敵人的視線和方向。如此則共黨不僅對敵人所未能警覺和準備之處，施行戰術的奇襲，並且要在敵人有警覺並有準備之時，亦能施行其戰略奇襲。」

四 核子戰爭之後果

蘇俄對共產集團與民主國家間戰爭結果之預測，一貫遵從馬列主義的「經典」，認定共產集團必勝。遠者暫且不談，一九四九年，馬林可夫在「十月革命」三十二週年紀念大會講演中說：「如果資本主義者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這次戰爭就不會祇是個別到了一九五四年，當美國擁有核子武器和長程飛機時，馬魔便承認『互相嚇阻』的軍事觀念，並高唱『同時毀滅』的論調。他說：「如果真的發生核子戰爭，那不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毀滅，而是雙方同歸於盡。」這種思想曾遭受赫魯曉夫的嚴厲反對。赫魔上台後，雖不斷重複着資本主義世界必趨滅亡的濫調，但他不能無睹於軍事技術進步所造成的毀滅危機。因此，他不得不改變觀點，向科學技術低頭，承認大戰的爆發，蘇俄的生存亦受到威脅。他說：「原子武器和氫武器，對人口稠密的國家威脅最大。當然，一旦發生新的世界大戰，無論怎樣，各國都要遭殃，我們也會遭到災難；但我們將生存下去。我們領土廣大，人口比較他國不太集中。在大工業城市，最遭殃的是西方國家。」又說：「須知在氫彈火焰中，能够焚毀成百萬人，原子戰爭對某些國家，簡直是浩劫，祇有瘋子和狂人才會在現時號召新的戰爭。」他還說：「如果侵略者發動戰爭，將是資本主義的末日。因為各國人民清楚知道資本主義是產生戰爭的根源，他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給人類帶來災難和貧困的制度了。」

塔連斯基也機械地背誦第三次大戰是資本主義末日的老調。可是，根據他的分析，很顯明的露出，他是同意馬林可夫「同歸於盡」的觀點的。他引證美國科學家來普「沒有戰爭的世界」作者約翰·貝爾納及美國權威軍事理論家李德哈特等的研究資料，對原

子彈、氫彈的威力作精確計算後，所得的結論說：「火箭核子武器的戰爭，就是徹底毀滅性的戰爭。使用這種武器的戰爭，無疑地、將席捲整個地球，沒有一個交戰國能避免破壞與毀滅性的打擊。假使北大西洋公約各國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動戰爭，那祇是走向徹底的毀滅。包括歐洲及北美，因為它們將成為主要戰場。此外，還有其他各洲的參戰國，亦將遭受殘酷的打擊。」又說：「火箭核子戰爭，即使不用化生武器，亦足毀滅一個一個的國家及其人民。廣大地區亦將被致人於死的輻射熱和輻射線所感染。據最保守的估計，在核子戰爭中，位於主要戰場的八億人口，其死亡數字，最低限度不會少於五、六億。」

塔連斯基特別強調輻射塵的毒害，他說：「火箭核子武器所造成的大損害，不限於火箭與炸彈直接造成的破壞波與輻射線。輻射塵遺留在地球表面上，仍能繼續危害人類，使大地成為一片枯焦、殘破有被感染的荒漠而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塔連斯基的結論認為：「新的世界戰爭的結果，世界人口必會減少一半，尤以具有行為能力的人和知識份子死亡最多。更不要忘記，人類賴以生活的物質基礎，在戰爭中已遭破壞，核子武器摧毀了工廠、田園、學校、醫院、交通設備及其他生產、文化設施。此充分顯示，人類社會將退步，而邁向共產主義社會，將無限期延長。」這種慘狀，雖仍是塔連斯基「一廂情願」的想法，但亦無異宣判共產主義的死刑，否定了馬列主義的戰爭觀點，使蘇俄決策方面不得不從新慎重考量其侵略世界的戰爭型態及戰略戰術。

五 戰爭能否避免

由於對上述各項問題的分析，塔連斯基獲得戰爭應予遏制的結論。他說：「馬列認為戰爭的特質、方法與型態，有賴於社會經濟

條件和以社會生產力一般發展所產生的軍事技術。……毀滅性軍事技術的發展，導使人類不能以武器解決千百年來未能解決的政治問題，一如過去所習見。火箭核子武器的戰爭，不僅使對方蒙害，侵略者本身，亦將受到自殺性的危害。」又說：「我們認為軍事技術觀點，把戰爭作為政治工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關於戰爭能否避免？塔氏的答案是肯定的，認為可以避免。他說：「……自然，這決不是說已經消除了侵略者挑起戰爭的可能性，因為軍事技術發展的本身，不能保證世界和平。至於當前，關於戰爭並非註定不可避免的結論，是產生於對世界社會政治條件的分析。」同時他又指出：「馬列主義經典明確指出，過去的戰爭屬於階級剝奪性質。此種性質的戰爭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絕不相容。社會主義的勝利，會自然消滅戰爭。」

塔氏讚揚俄共第廿及廿一次代表大會，關於戰爭可以避免的決議。他說：「現在世界大部份領土仍屬資本主義，他們慣於以戰爭決定自己的階級問題，我們能否在這種情況下消滅戰爭，粉碎帝國主義者手中的武器呢？俄共第廿、廿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世界共黨會議宣言及和平宣言中都已鄭重闡明，在現代情況下，戰爭是不可以避免的，戰爭是可以阻止的，和平是可以維護的。世界上為和平鬥爭的廣大羣衆，受到這種思想的極大鼓舞，並具有極大而明晰的遠景。」

最後，塔氏又說：「假使帝國主義把世界拖入新的軍事冒險，這將是恐怖的災難，這一點我們應該記住，並不能因此而陷入不可救藥的絕望中，就恭順的放下了雙手，聽候命運的安排，爲了摧毀所有的軍備，爲了人類的生存，應消弭戰爭，爲了世界的和平，應更堅強，更徹底的鬥爭。」

很明顯，塔連斯基是用軍事科學的公算，推演出戰爭必須遏止

、可能遏止的結論，用以支持赫魯曉夫的「和平競賽」口號，（夏波希尼可夫說：「假使戰爭就是政治的延長，只不過是另外的手段而已，那麼和平也是戰爭的延長，只不過是另外一種手段而已。」）以及對內消除分歧，統一戰爭思想與戰爭行動；對外迷惑敵人，使之誤信由蘇俄的和平誠意，而中其奸計的陰謀。

六 結論

綜合前述，可知蘇俄雖在口頭上反對核子戰爭，但無論在思想上或行動上均在準備核子大戰。蘇俄並未被「狹隘的戰爭」方式所束縛，而係採用「廣義的戰爭」方式，循「戰爭的曲折路線」，以攻擊與防禦、軍事與政治、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方法，企圖先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心理戰場上擊敗西方國家，以利最後進行軍事決戰，或求不以武力而屈服西方。

本文參攷資料

- 一、「現代戰爭的性質及後果」，蘇俄國際生活月刊第十期。
- 二、「裁軍是鞏固和平和保障各國人民友誼的途徑」赫魯曉夫講演，刊於一九六〇年元月十五日「真理報」。
- 三、「馬林諾夫斯基在蘇俄最高蘇維埃會議報告」，刊於一九六〇年元月十六日「真理報」。
- 四、「蘇俄大百科全書」「戰爭」條。
- 五、「核子時代蘇俄戰略」，格爾多夫著，國防會議計劃局譯印。
- 六、「蘇俄軍事思想之今昔」，國防部編印。
- 七、「革命戰爭與心理行動」世局參考資料第二九〇期。
- 八、「海權與蘇俄擴張計劃」世局參考資料第二六二期。
- 九、「蘇俄軍事思想，一種可能的戰爭典型」世局參考資料二六二期。
- 十、「俄共黨史」，一九六〇年八月出版。
- 十一、「蘇俄對現代戰爭的看法」，「問題與研究」三卷十期。
- 十二、「蘇俄在中國」。